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 7a 节， 希伯来书 7:1-8:13：更好的祭司职分， 更好的圣约（第 1 部分）

©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希伯来书 7:1 至 10:18 提出了关于耶稣祭司调解的漫长而艰难的论证，深入探讨了作者在第 2 章第 17 和 18 节中已经提出的主题，然后在第 4 章第 16 节至第 5 章第 10 节中再次提出。在这个冗长的中心部分，作者将处理几个主要问题，我们在研究他的论证细节时应该牢记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为麦基洗德谱系中的大祭司有什么意义？耶稣有什么资格被列入这个祭司谱系？第二个问题是，维持祭司降临在麦基洗德谱系而不是亚伦谱系中的约定对旧约和祭司制度有什么影响？第三个也是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这些事件理解为麦基洗德谱系中祭司的工作，那么耶稣的死亡和升天有什么意义？最后，对于那些通过耶稣而不是利未支派祭司的中介来接近上帝的人来说，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回答了前两个问题，首先，成为麦基洗德支派中的大祭司有什么意义？耶稣有什么资格被列入这个支派？希伯来书第七章第 1 至 10 节回顾了创世记第 14 章中关于麦基洗德的故事，介绍了他是谁，并引出了创世记中麦基洗德的故事可能告诉我们的关于麦基洗德支派中这位新祭司的信息。

作者特别想证明这是比亚伦祭司世系更杰出的祭司世系。他建立在亚伦祭司世系的正面声誉之上，亚伦至少在犹太和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确实担任古代世界最高、最光荣的职位。古代修辞学中用来赞美一个人的常用策略之一是强调他或她祖先的尊严，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一点，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思考了利未的尊严与麦基洗德的尊严。

这将反映出这两个世系的尊严，以及这两个祭司前辈所衍生的两个世系的相对尊严。赞美一个人的另一种策略是将该人与具有类似价值的人进行比较。作者也继续采用这种策略，因为他已经将儿子与天使进行了比较，将儿子与摩西进行了比较。

他现在继续强调儿子的荣耀和与他保持联系的价值，强调他的荣耀比利未大祭司的荣耀更高。在第 7 章第 11 至 28 节中，作者探讨了通过耶稣接近上帝的人比利未家祭司享有的利益更大。但他也探讨了任命耶稣担任非利未祭司对《托拉》律法本身的影响。

在第 8 章的开头，作者做了一个总结性陈述，并介绍了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主要主题。其中包括耶稣执行祭司工作的更好的场所、天堂本身、天上的圣地，以及耶稣所献祭的优越性，即他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世人的生命。

在第 8 章的后半部分，即第 7 至 13 节，作者从圣经中背诵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神谕。他在耶利米书第 31 章第 31 至 34 节中找到了神谕，为他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即耶稣现在是建立在更好的承诺之上的更好的盟约的中保。这个神谕还为作者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世界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答案。

这对旧约和维持麦基洗德谱系祭司降临之约的祭司制度有何影响？诗篇 110 在作者阐述圣子耶稣的为人和工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诗篇 110 篇第 1 节当然是人们熟悉的经文：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然而，诗篇 110 篇第 4 节将作者进一步带入耶稣的奥秘，并与“你是麦基洗德谱系中永远的祭司”这一行相呼应。

这引发了作者对麦基洗德这一形象的进一步探究。作者转向《创世纪》第 14 章第 14 至 20 节，这是犹太经文中唯一出现这一阴暗形象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读到。

打败基大老玛和跟随他的诸王回来后，就到沙微谷去迎接亚伯拉罕。那是王的谷。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祝福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他。”这个故事的背景让我们准备好研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使用。

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 7 章 1 至 3 节中读到的。第一个被翻译为公义之王。然后是撒冷王，也就是和平之王。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永远为祭司。

当作者阐述麦基洗德及其故事的意义时，他特别寻找麦基洗德与弥赛亚耶稣之间的相似之处。他本人在第 7 章第 3 节中间接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麦基洗德被造得与上帝的儿子相似。那么，作者发现的哪些相似之处表明麦基洗德与弥赛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作者对麦基洗德的名字和头衔进行了定义，因为这些本身就是弥赛亚的指针。

麦基洗德被解释为一个名字，意思是“公义之王”。他的头衔“撒冷王”被解释为“和平之王”。我们在斐洛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中发现了麦基洗德和他的头衔的类似翻译。

正义与和平都是上帝的弥赛亚和弥赛亚王国的特征。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 9 章第 6-7 节，这是希伯来先知书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因为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权威落在他的肩上，他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他的权威将不断增长，大卫的宝座和他的王国将永远和平。从现在起，直到永远，他将用正义和公义建立和维护它。

这个关于大卫王朝复兴的预言特别强调了和平和正义，它们是弥赛亚时代的标志。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再次读到，那时公平必居在旷野，公义必居在肥沃的田野。公义的果效将是和平，公义的结果将是永远的平静和信任。

希伯来先知书和后来的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献中的例子不胜枚举。麦基洗德的名字和头衔不仅指向弥赛亚，而且他在某些方面也与上帝之子相似。作者将麦基洗德描述为无父、无母、无家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

当作者编织《创世纪》故事的这些含义时，这里运用的原则是，圣经的沉默也是雄辩的。《创世纪》第 14 章没有提到麦基洗德的血统。我们没有被告知他的父亲或母亲，也没有告诉他他来自哪个部落。

我们没有被告知他的出生和死亡。作者认为这些沉默意义重大，就好像《创世纪》的作者想把麦基洗德描绘成一个即将到来的人，一个真正无始无终的上帝之子。这里的“无谱系、无家谱”一词尤为重要。

麦基洗德之后的祭司职位建立在血统之外，而血统是利未祭司资格的核心。这一点在巴比伦流亡时期及之后的族谱保存中或许最为明显，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所述。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利未支派的祭司家族中验证自己的血统，那么他就不能参加圣殿服务，直到可以验证这一说法为止。

家谱就是一切。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这其他东西是什么？作者从他在指出的麦基洗德的其余特征中推断出答案，即既无生之始，亦无生之终。麦基洗德祭司谱系的定义标志是先存和永恒的存在。

这是作者已经为圣子确立的。在希伯来书 1:1-4 中，他谈到圣子在创世之前作为上帝创造的伙伴而存在。在希伯来书 1:10-12 中，他已经根据权威的圣经文本推断出圣子将在物质创造消亡和未来时代到来之后长期存在。

传道者将在第 7 章后面，特别是在第 7 节第 16 节中利用这一论点的论据，他指出耶稣担任祭司职务不是基于肉体条例的诫命，而是基于不可毁灭的生命。此外，在第 7 章第 23-25 节中，传道者将声称，这位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无尽生命对于那些通过他而不是通过许多祭司接近上帝的人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死亡不断介入，这些祭司无法保住祭司的职位。但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永远活着，因此总是能够为那些通过他接近上帝的人代求。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古代赞美一个人的一种策略是将他或她的祖先与其他伟人进行比较，并表明他或她的祖先实际上比那些伟人更伟大。这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在第 7 章第 4-10 节中继续做的事情，他提出了麦基洗德高于利未的论据。这意味着麦基洗德谱系中的祭司将比利未谱系中的任何祭司享有更大的荣誉。

看看这个人有多伟大，作者在第 4 节的开头写道。在这里，作者宣布了他对下一段的论点。亚伯拉罕将自己在与基大老玛和其他与亚伯拉罕、所多玛王及其

盟友联手作战的国王的战斗中夺取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一行为解释为什一税，也就是说，将自己应得的东西交给祭司中保。

因此，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这不仅是对邻国国王的慷慨行为，也是将他应得的奉献给祭司的行为，因为祭司的地位更高，而且是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调解人。这导致作者将其与利未子孙进行对比。正如他所写，利未子孙，即祭司，接受命令，按照律法向人民，也就是他们的兄弟，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款，尽管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作者在此引用了摩西五经中的许多诫命，例如《民数记》18:21。对于利未人，我已将以色列中一切的十分之一赐给他们，作为他们所作的服务的回报，即在会幕中的服务。正是家谱将利未人与其他以色列人区分开来，也使利未人有资格从那些与他们一样来自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那里收取十分之一。

但在这里，传道者继续说，没有家谱的人向亚伯拉罕缴纳什一税，并祝福了得到应许的人。在《创世记》第14章中，与《摩西五经》下的安排不同，没有明确家谱资格的祭司从亚伯拉罕那里获得什一税。重点似乎是利未人根据拥有特殊的家谱资格向同等人征收什一税，而麦基洗德向下级征收什一税，不仅没有家谱资格，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家谱。

麦基洗德代表着永恒的存在，仿佛没有开始的日子或生命的终结。在这里，他从一个凡人那里得到了什一税。因此，有两个论点支持麦基洗德的优越性。

作者认为，下级一方得到了上级一方的祝福，这毫无矛盾，指的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的故事部分。当然，作者假设听众会在脑海中想出一系列下级称上级为有福或祈求上级祝福的例子。例如，仆人祝福或祈求国王得到祝福，或信徒祝福上帝。

然而，在人类经验中，通常情况下，拥有较大特权的人有权为拥有较小特权的人祈求祝福。例如，父母祝福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正如作者所说，这正是生活的一部分，毫无矛盾。

此外，他还区分了麦基洗德的不朽和利未祭司的凡人。这里，凡人，也就是说，在托拉的安排下，凡人收到什一税，但那里证明他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不朽者比凡人优越。

然后作者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凡人会收到十分之一，但在那种情况下，见证是他活着。可以说，收到十分之一的利未通过亚伯拉罕缴纳了十分之一，因为当麦基洗德遇见利未时，利未还在他祖先的腰里。

可以说，传道者用这句话承认自己在这里沉溺于一些隐喻的幻想。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很好地反映了身份和个性的集体观念，而这应该是古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在创世记 14 章的事件发生时，亚伯拉罕的所有后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属于亚伯拉罕。

因此，亚伯拉罕对麦基洗德的举动对利未和利未后裔的祭司有影响。他们自己的祭司职位是次要的，最终取决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位，亚伯拉罕在向麦基洗德献上什一税时承认了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位和调解人身份。作者怎么能声称，摩西之约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由该约授权和规范的利未祭司职位现在都被抛弃，以支持新的大祭司耶稣和新的约呢？作者不遗余力地向听众提供圣经证据，以证明他代表耶稣所作的声明。

在第 7 章第 11 至 19 节中，完美这一主题再次显得非常重要。作者将其放在本节的开头和结尾，形成所谓的“包含”，以此来突出这一主题。开篇诗句是一个反问句。

因此，如果完美是通过利未祭司制度实现的，因为百姓是根据这种祭司制度获得律法的，那么为什么需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任命祭司，而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任命祭司呢？然后，在第 7 章第 19 节的结尾，我们读到律法并没有使任何事情变得完美。所以，我们围绕完美这一概念有这种包容性。因此，我们需要问，对于作者来说，在这段经文中以及在第 7 章至第 10 章的中心论述中，完美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说的一件事是，完美意味着从罪的污秽中净化良心，以便人类可以面对面地接近上帝，而不是与上帝的圣洁保持安全距离。

根据希伯来书 9 章 1 至 10 节，利未祭司无法通过献上礼物和祭品来净化信徒的良心。这反映在 7 章 11 节的不同话语中。这种完美并非通过利未祭司制度赋予人民。利未祭司无法净化信徒的良心，使他们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洗清他们的罪孽和对上帝的冒犯。

完美也意味着进入终极永恒境界。由于托拉及其祭司制度无法对敬拜者产生作用，无法引导他或她进入圣殿中上帝的面前，圣殿是上帝境界的尘世模式，因此律法及其祭司制度无法引导人类进入上帝的真实面前，进入天上的圣殿，进入耶稣作为先驱代表我们进入的不可动摇的天国。然后，当我们来到第 7 章第 11 节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隐含的年代论证。

在诗篇 110 篇第 4 节中，大卫王传达了有关在麦基洗德谱系中任命大祭司的神谕，而他在利未祭司谱系建立几百年后才这样做。作者由此推断，利未祭司谱系不会为上帝的子民实现上帝的美好目标。在较新的经文诗篇 110 篇中宣布了新的祭司谱系，这意味着托拉中建立的旧祭司谱系未能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即完善敬拜者。

这里还起作用的是利未祭司与摩西律法或西奈契约之间的相互联系，因为人民是在利未祭司的存在的基础上获得律法的规定。利未祭司及其仪式对于西奈契约的运作、维护和修复至关重要。当人民犯罪得罪上帝时，利未祭司的工作修复了这种关系。

当人们想要献上感恩祭品，或者以其他方式向他们的神圣恩人表达感激之情时，利未祭司就是传达这些信息和献祭的媒介。此外，契约或法律是祭司职位的基础。正如作者在第 7 章末尾所说，法律任命了那些容易软弱的人作为祭司。

因此，律法和利未祭司职分是密不可分的。作者在第 12 节中阐述了这一点的含义。祭司职分发生变化，律法也必然发生变化。

耶利米书 31 章 31 至 34 节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作者将在希伯来书第 8 章结尾处将其作为证据背诵。现在，他提供了其他证据来支持他坚持改变律法，即耶稣被任命为麦基洗德祭司。因为这些话所说的人属于另一个支派，这个支

派中没有人被任命来照管祭坛。因为很明显，我们的主是犹太的后裔，而摩西没有提到这个支派的祭司。

作者知道并假设他的听众会知道或欣然承认耶稣出生于犹太家族，而摩西没有提及有关祭司的事情。正如作者所说，在麦基洗德家族中建立这一新的祭司制度，从而决定祭司制度和既规范祭司制度又由利未祭司制度维持的法律的更替，通过耶稣复活的事实变得更加清晰。这是麦基洗德本人以他神秘的出现和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而预示的不可毁灭生命的力量证据，没有开始的日子或生命的终结。

因此，对复活的信仰成为耶稣被任命为这一祭司等级的主要支撑，因为它见证了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级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司”这句话并不总是指如此非凡的事情。《马加比一书》第 14 章第 41 节的作者用同样的语言提到了哈斯蒙尼王朝创始人西蒙被任命为永远的领袖和大祭司。

引人注目的是，后面跟着“直到”这个词。然而，在耶稣的例子中，这句话的字面应用已经成为可能。随着传教士的继续，情况更加清楚，因为另一位祭司已经以麦基洗德的形象出现了，他不是按照律法、肉体的诫命成为这样的，而是按照不可毁灭的生命的力量。

因为他已证明你是麦基洗德家系中永远的祭司。耶稣现在超越了死亡的力量，这一事实确立了耶稣和麦基洗德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据说耶稣成为祭司不是基于法律，不是基于肉体条例，而是基于不可毁灭的生命。

因此，作者将利未祭司资格的价值相对化。它仅仅基于与血统和家谱相关的肉体资格，但耶稣的祭司职位基于一种性质上不同且更优越的存在，一种永恒的存在。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几节中，我们读到，先前给出的诫命因其软弱和无用而被搁置一旁，因为律法没有完善任何东西，并引入了更好的希望，通过这种希望，我们可以更接近上帝。

因此，作者重述了他的主要观点。在麦基洗德的谱系中任命一位祭司表明了利未祭司及其调解的契约的无效性，无法使人们达到上帝对他们所期望的目标，

这里用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完美”来概括。另一方面，在这个替代的、更高的祭司等级中任命这位新祭司带来了更好的希望，即这个目标现在确实会实现。

在希伯来书 7 章 20 至 28 节中，希伯来书作者进一步探讨了什么使得新约成为上帝与凡人之间比前约更好、更可靠的纽带。合同或契约的可靠性取决于此类合同担保人的可靠性。作者提出了两个考虑因素，确立了耶稣是更好契约的担保人，正如他在第 7 章 22 节中所说的那样。

第一个证据是上帝的誓言，正如他所说，因此，没有誓言就不是祭司，而那些没有誓言的人却成为了祭司，有誓言的人通过与他说话的人成为了祭司，主已经发誓，不会后悔。你永远都是祭司。根据这项法令，耶稣已成为更好的盟约的保证人。

作者最后在这里背诵了诗篇 110 篇第 4 节的那部分，明确地揭示了这是上帝对应许继承人的誓言，以便，正如他在 618 年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逃离的人能够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希望，从而得到强烈的鼓励。这是神圣的神谕，表明了上帝旨意的不可改变性，因此，通过这位新祭司的调解所达成的新约的最终可靠性。这个更好的盟约的第二个保证是耶稣进入他不可毁灭的生命。

正如作者继续所说，一方面，许多人因为死亡而无法继续任职，因此成为祭司，但另一方面，他却因永远在位而永不间断地担任祭司。对祭司的期望，其服务将永无止境、永不间断，这并非希伯来书所独有。在第 18 章的《利未遗嘱》中，同样希望的表达引人注目，它期待一位善良、公正的大祭司，正如作者所说，世世代代都不会有继任者。

大祭司的更替导致犹太人与上帝立约时所依赖的调解制度不稳定。并非所有大祭司都同样忠于上帝和他们的职位。到《利未记》的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人们对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希腊化的大祭司（如杰森和墨涅拉俄斯以及不可靠的阿尔西穆斯）的记忆已经使大祭司的继任成为某种紧张或焦虑的根源。

这一职位对于神人关系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利未记》的作者认为有德行、稳定、不朽的大祭司是一件非常可取的好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了现在

像收信人所拥有的圣子这样的不朽调解人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拯救那些通过他接近上帝的人，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读者永远不必担心未来没有中介来维持人民与神圣守护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永远不必担心忠实有效的中介被不可靠的中介取代，正如公元前 175 年奥尼亚斯被其兄弟杰森取代，这让国家感到悲痛。不，相反，读者可以指望他们忠实仁慈的大祭司继续代表他们站在上帝面前。

希伯来书 7 章 26 至 28 节概述了这一主题，将早在第 5 章就开始讨论的祭司职分的要点汇总在一起。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的合宜的，他不每日供奉祭物，像利未人的大祭司一样，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给神，后为百姓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因为律法设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是，律法之后的誓言确立了一个永远完美的儿子。在这篇布道的早些时候，作者曾不遗余力地强调耶稣与罪人的团结，强调耶稣的和蔼性格、他的同情心和他对客户的温柔。然而，在这一部分，作者继续强调耶稣调解的另一面，他与上帝的亲近，以及他与所有可能妨碍与上帝关系的事物的分离。

因此，他说耶稣是一位合适的大祭司，被高举在诸天之上。他在这里再次提到了诗篇 110 篇第 1 节中关于耶稣的信息，即上帝邀请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在不可动摇的境界中真实地与上帝同在。作者并没有因此强调耶稣难以接近他的追随者，因为他已经确立了耶稣随时准备倾听和帮助的决心。

相反，他是在为他们建立耶稣完全、完美的接近上帝的途径。作者还强调了耶稣和利未祭司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他与上帝的关系畅通无阻，因为他无瑕疵的圣洁和他始终如一的服从。在这篇布道中，作者再次回到了地上大祭司必须首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的话题。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处理他们与上帝之间因自己的过犯而产生的障碍，然后才能有效地为整个人类的罪孽进行调解。然而，耶稣对他的客户的同情源于共同的受考验经历，而不是共同的罪孽经历，他不需要这样做。事实上，他代表人民一次性地献祭，使他们与天父完全和解。

因此，作者介绍了利未大祭司反复献祭与耶稣一次性献祭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将在第 9 章和第 10 章中得到广泛阐述，利未祭祀的重复性向希伯来书的作者表明了其缺乏效力。希伯来书 7.28 以另一个精心构建的对立结束了这一段论证，在三点上对比了利未祭司和耶稣。

他再次写道：作者强调了耶稣调解的优越性，因此，在这一对立中，始终依附于它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誓言一词，当然再次引用了诗篇 110 篇第 4 节，取代了《摩西五经》，但也表明了上帝更直接的承诺，这是上帝对这一新祭司职位的个人誓言。这一新祭司职位建立在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上，与第一个祭司职位不同，第一个祭司职位建立在一份合同上，而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份合同可能会因人类各方的不可靠而被破坏。

此外，担任这一祭司职位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而且与寻求庇护的神圣守护神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古代世界普遍认为，一个人与庇护神的关系越密切，调解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因此，让家里的儿子代表你寻求上帝的恩惠几乎可以保证成功。

最后，也是高潮部分，人类在犯罪和死亡方面的弱点与圣子的永恒完美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篇幅来强调读者在耶稣身上所拥有的价值，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想抛弃它，去追求他们所缺乏的暂时利益，只要他们被视为少数基督徒群体的一员。如果作者成功地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末世的拯救和审判，那么对一个能够完全拯救并充当他们和上帝之间可靠经纪人的人的讨论将非常有效。

在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希伯来书》第 8 章至第 10 章之前，值得停下来简要地考虑一下早期犹太教将自愿为他人而死视为赎罪祭的背景。人的死亡作为赎罪祭，恢复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想法并非源自《摩西五经》。恰恰相反，《摩西五经》禁止人祭，因为这在上帝眼中是可憎的。

为他人献出生命，甚至为了恢复神对国家的恩宠而献出生命的想法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文学和神话中得到了充分证实。在第二圣殿时期，早期犹太教也经历了

类似的发展，毫无疑问，这一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文化中希腊罗马同行的影响。但它是在真正本土的犹太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这一思想的。

在神的眼中，一个人可以代替别人而死，这个观念建立在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之上，第一个是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节经文确立了血和生命交换与遮盖罪孽之间的根本联系。肉体的生命在血中。

我已将这血赐给你们，让你们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作为生命，只有血才能赎罪。我们在诗篇和先知书中观察到，犹太教的不断发展在两约之间的文献中得到了证实，这种趋势倾向于将动物献祭合理化，人们开始认为上帝更喜欢人类的赞美或人类对罪孽的服从或忏悔行为，而不是血腥的祭品。

例如，请想一想诗篇 51 篇第 16 和 17 节。你不喜爱祭物，不然，我就献祭了。你不喜爱燔祭。

上帝啊，我的祭品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你不会轻视。整个时期，还有一种趋势是将祭祀语言隐喻性地延伸到其他行为。例如，在诗篇 141 篇第 2 节中，虔诚的行为可以算作邪教行为。愿我的祷告如香焚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献晚祭。

促成早期犹太教殉道神学发展的第二个流派是申命记本身的圣约神学，特别是第 27 章至第 32 章。这些章节阐述了申命记历史神学的基本思想，即遵守上帝的圣约将得到上帝的祝福，而违背圣约则会导致国家灾难。但是，人民重新服从圣约将扭转诅咒并恢复上帝的恩宠。

这两种思想，即用鲜血来赎罪、以命偿命，以及服从可以避免国家遭受诅咒，在早期犹太人对其希腊化危机时期殉道者死亡的解释中被融合在一起，希腊化危机可追溯到公元前 168 年至 166 年左右。伪经之一《马加比二书》以申命记的术语解释了这一时期的事件。在此期间，为了耶路撒冷城及其精英阶层的物质繁荣和国际进步，耶路撒冷的祭司精英们试图将耶路撒冷重建为一座希腊城市。

为了推进这一计划，相当一部分犹太精英支持杰森，杰森出生时的名字是耶书亚，但他以杰森这个名字来表示他对希腊所有事物的热爱，他通过政变推翻了他更保守的大祭司兄弟奥尼亚斯。杰森掌权后，得到了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的认可，他抛弃了托拉作为国家政治宪法和法律的地位，转而采用希腊式宪法，建立了所有必要的工具，使希腊政府在耶路撒冷运作。《马加比二书》的作者将此解释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叛教行为。

他认为杰森及其支持精英的行为是对盟约的背弃，也是导致该国在随后几年遭受灾难的直接原因。事实上，他们与安条克四世的密切合作给耶路撒冷城带来了灾难。安条克四世多次袭击圣殿金库并屠杀许多市民。

这场迫害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对正直的犹太人的直接宗教迫害，因为这些犹太人不愿为了效仿其他民族而放弃《托拉》。耶路撒冷的许多居民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吃一口猪肉，以表示他们愿意放弃本土法律，支持塞琉古王国的普遍法律；要么被折磨至死。这些正直的人即使在最痛苦的情况下也拒绝吃那一口猪肉。

《马加比二书》的作者将这些殉道视为殉道者自己向上帝献上的顺从，上帝随后代表国家接受了这种顺从。作者写道，由于他们顺从地死去，上帝的愤怒再次转为恩惠。也许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后，《马加比四书》的作者重温同一个故事，更明确地使用了祭祀和宗教语言来解释这些殉道者的死亡及其影响。

例如，他有第一位殉道者，一位名叫埃利亚撒的年长牧师，他向上帝祈祷。请怜悯你的人民，让我们的惩罚足以满足他们。用我的血来净化他们，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们的生命。

在评论这些殉道者以及民族开始战胜安条克四世并重新确立独立之后，《马加比四书》的作者写道，暴君受到了惩罚，祖国得到了净化。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罪孽的赎金。通过这些虔诚者的鲜血和他们作为赎罪祭品的死亡，上帝的天意保护了以前受到虐待的以色列。

此时，引入第三个圣经传统是恰当的，即以赛亚书 52 章 13 节至 53 章 12 节的仆人之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先驱。在仆人之歌中，屈辱和边缘化，甚

至死亡的经历被重塑为死亡，以减轻他人的惩罚，从而成为一种替代性的赎罪。无论这首歌在原始语境中的含义是什么，以赛亚书 53 章无疑可以解读为，一个义人因拒绝背弃对上帝的信仰而遭受耻辱的死亡，是一种恢复上帝恩惠和避免神怒的牺牲。

受苦的仆人遭受痛苦和残害。这段经文肯定了这种死亡作为一种非传统祭品的有效性，并最终庆祝了受苦仆人的伟大和胜利。仆人之歌的所有这些元素在《马加比四书》和《马加比二书》第 7 章中对殉道者的描述中都有对应之处，但程度略低。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中，赎罪的当然不是人类的鲜血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服从，上帝接受这种牺牲是完美的。

在申命记神学的背景下，这种至死不渝的忠诚是顺服的表现，这种顺服可以扭转申命记第 30 章第 1 至 5 节所承诺的诅咒。根据利未记中关于赎罪祭的献祭术语，义人的死亡成为恢复罪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祭品。这是一种代表性的顺服，是代表他人坚持到底的顺服，因此是一种调解行为。所有这些传统共同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早期基督徒可以借鉴这些背景，他们试图阐明耶稣之死意义，认为这是顺服上帝旨意的结果，是上帝与广大人民之间关系的结果。